

# 算法推荐影响学生价值观的演化路径与传导机制

戴心怡\*, 李晓娴

北京警察学院, 北京, 中国

\*通讯作者

**【摘要】**在人工智能深度渗透信息生态的背景下, 高校学生高强度的网络沉浸使其信息获取、社交互动与文化消费高度依赖算法驱动的平台系统, 算法推荐因而成为影响青年价值观的关键变量。对此, 本研究聚焦算法推荐如何通过特定链式路径影响学生价值观并在群体网络中传导, 提出“信息接触→认知加工→情感调动→认同强化→价值重构”五阶段链式模型, 并剖析群体层面的四重传导机制。研究在理论层面弥合了微观认知与宏观群体互动的研究割裂, 在实践层面从多维视角提出价值观引导路径, 对破解算法时代价值观教育困局、构建新型教育生态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算法推荐; 高校学生; 价值观; 链式演化; 群体传导

## 1. 引言

在人工智能重塑信息生态的当代社会, 作为当代信息分发的隐形架构者, 算法系统通过个性化推送机制重塑了知识获取与价值判断的基本逻辑。高校学生群体作为名副其实的“云端一代”, 其信息获取、社交互动与文化消费高度依赖算法驱动的平台生态, 使算法成为影响青年价值认知的新型变量。他们不仅更早接触数字世界, 且其媒介社会化过程完全嵌入以算法推荐与虚拟社群为特征的智能传播结构中[1]。从技术逻辑看, 算法推荐通过建立用户画像、标签分类处理和语义定向推荐, 实现海量信息和用户间的高效匹配, 有助于推进高校学生价值观的个性化、群体化和时效化培育, 从而提升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效能与接受深度[2]。

现有研究普遍认同算法推荐技术通过数据画像、资本逻辑、消费主义与心理依赖四重路径介入青年价值观塑造过程, 揭示其对主流价值观的冲击集中于信息环境异化、权力结构失衡与技术伦理缺失三个维度, 并提出技术规制、主体赋能与制度建设等解决方案[3-7]。但对算法推荐影响下个体微观认知机制剖析不系统、群体动态互动关注不足, 对策缺乏操作性。针对上述不足, 本文聚焦算法推荐对高校学生价值观的影响, 构建个体角度与群体网络互构的分析框架, 最终从个体、高校、平台、社会、政府多维协同视角提出价值观引导路径, 旨在深化技术对价值观影响的理论认知, 为推动价值教育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最终服务于数字时代青年价值观培育生态的优化完善。

## 2. 算法推荐影响个体价值观的链式演化路径

### 2.1 信息接触阶段: 技术嵌入与无感接触

算法推荐通过基础用户数据建立初步分类框架, 将信息流导向预设轨道, 构建隐形的“初始信息圈”, 在暗中为使用者划定了认知起跑线。如当用户首次打开某资讯 APP 时, 算法会自动根据性别、年龄、地域等基础信息推送本地新闻或同龄群体兴趣内容, 设计“猜你喜欢”的模块。初始信息圈是算法推荐根据商业或流量规则预筛选的内容池, 在源头塑造用户认知焦点, 使个体在尚未启动价值反思的状态下进入特定信息场域。

高校学生在社交媒体、新闻客户端、短视频平台等等场景中, 其信息接触行为已被算法预设的路径所规训, 处于无感接触状态。这种接触隐匿于平台架构与学生的意识盲区, 本质是技术权力与用户主体性的博弈: 技术权力通过去意识化运作消除用户的主动感知, 实现信息接触路径的隐性控制, 导致两大效应: 一是信息筛选权和选择权从用户向算法让渡, 个体暴露于算法预构的信息环境; 二是接触过程自动化消解价值选择的自觉意识, 学生易形成技术依赖的心理惯性。高频率的移动端使用习惯与未固化的价值体系使学生成为理想化的算法受体, 为后续阶段的深度干预创造了客观条件。

### 2.2 认知加工阶段: 兴趣筛选与个性推送

在信息接触奠定的数据基础上, 算法进入定向干预阶段。通过分析点击频率、停留时长、互动类型等行为数据, 算法得以构建含兴趣标签、社交关系、消费倾向等多维度用户画像,

持续追踪并动态调整画像颗粒度。用户画像遵循“数据飞轮”效应，初始行为数据驱动推荐内容生成，用户反馈又反过来优化算法模型[8]。因此，认知加工阶段的本质是兴趣偏好与内容推送的循环强化，相似内容的反复接触强化了学生的思维惯性，其认知边界逐渐被同质化内容塑造。

算法会根据用户反馈动态调整推荐权重，当某学生多次点击有关职场焦虑的推文后，算法将其标签从泛兴趣群体升级为精准目标人群，求职类广告和职场竞争类内容在信息流中占比激增。这就是认知加工的深层风险，算法将偶然兴趣固化为稳定身份认同，将临时信息接触转化为持久立场倾向，并进一步提升此类信息的推荐优先级，使得高频推送主题被赋予更高重要性，被忽略的议题则逐渐边缘化。这种加工机制强化了学生的认知闭环，压缩认知视野、消解多元视角，最终加速信息茧房的实体化。

### 2.3 情感调动阶段：情感共鸣与观点极化

当个性化推送形成稳定认知依赖后，为提升用户黏性与互动转化，算法推荐策略向情感维度深度拓展。基于神经科学的行为预测模型显示，高唤醒度情绪内容更能驱动分享行为[9]。因此算法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识别文本中带有情绪倾向的词汇，识别用户对特定议题的愤怒、焦虑或愉悦等情绪，进而推送具有情感煽动性或强共鸣的内容。当用户反复接触同类情绪信息，相似的情绪刺激会降低认知失调，使其获得虚假的心理舒适；情感强度与认知确信度形成正反馈循环，加速观点固化；最后，异质观点因情感排斥被赋予负面标签，削弱理性防御。算法对情感资源的工具化利用实质是非理性驯化的过程，这种情感导向的推送策略在短期内增强了用户的沉浸感，长期来看却导致价值判断日益受情绪主导，引发观点极化。

### 2.4 认同强化阶段：价值植入与认同塑造

经信息接触、认知加工与情感调动铺垫后，算法开启深层价值形塑工程。认同强化阶段的本质是符号化价值的渗透，平台资本的商业逻辑、亚文化群体价值主张通过内容编码融入推荐系统，使每则推送成为隐性价值观载体，影响学生的是非善恶判断标准。这种植入策略在传播学中被称为“嵌入式宣传”，它利用用户对娱乐内容的依赖，实现价值的无意识内化。当算法推荐的内容持续满足用户即时需求，学生逐渐信任技术中介的信息筛选后，此时若个体价值表达与算法营造的主流假象发生冲突，

沉默螺旋效应便开始显现：为避免认知孤立，学生会主动调整价值表达、靠拢算法暗示的观念。至此，算法推荐在个体层面完成了从信息中介向价值中介的转变。

价值植入过程具有“拟态环境”特征：算法营造的虚拟世界被误认为真实社会，引发认知错位。高校学生传统依托家庭、院校、人际关系、生活经历的真实身份让位于算法定义的圈层身份（如“二次元”“御宅族”），且新身份具有更强的价值排他性。由此形成的认知趋势，使学生更倾向以圈层规范替代公共理性。可以说，算法不仅改变了价值判断基准，更重构了高校学生的社会身份认知。

### 2.5 价值重构阶段：观念调适与行为固化

算法对个体价值观的终极影响是价值系统的结构性重构，经历前四个阶段的持续作用，新植入的价值要素与既有观念进行整合，在认知维度形成“算法友好型”思维，在情感维度建立特定价值符号的条件反射，在认同维度促使个体重新评估身份坐标。这种重构具有代际传递效应——算法塑造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被带入现实交往，形成Z世代特有的价值表达方式。此时学生的价值判断呈现技术依存特征，比如面对就业选择时，优先参考算法推送的“xx专业就业方向”而非仔细思考未来职业规划。

当重塑的价值体系外化为稳定行为模式，算法便成为个体价值体系的持续性干预力量。行为固化的核心机制是算法通过正向反馈建立条件反射：当特定行为获得了算法的正向反馈（如获得更多关注、更高流量）时，学生会重复此行为以维持心理满足感，强化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在线上表现为信息选择偏好、言论表达倾向与社群互动方式的重构，线下延伸至消费决策、社交关系与文化实践的转向。至此，算法完成了从信息接触到价值重构的全链条影响（见图1），个体价值观在技术权力的作用下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重塑，同时也为群体层面的价值传导预备了标准化的“传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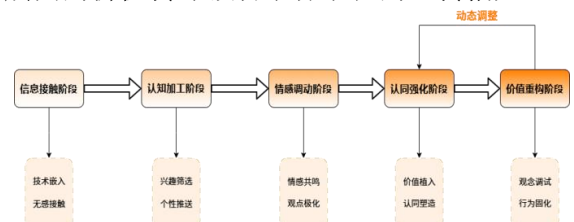


图1.算法推荐影响个体价值观链式演化流程图

## 3.算法推荐对高校学生群体价值观的影响传导

## 机制

### 3.1 传导基础：算法偏好驱动下的群体分化与圈层形成

算法通过用户画像聚类与内容定向分发，改变了高校学生群体的社会连接模式。核心技术逻辑在于依据用户历史行为数据将个体简化为可计算多维标签，按相似度对相似兴趣爱好、消费倾向与价值偏好的个体进行自动化群体划分，形成具有高度同质性的趣缘圈层。在此过程中，算法完成了信息分发的精准匹配，更重构了高校学生的社交网络结构。传统基于院系专业、地域背景等标签划分的实体社群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算法定义的虚拟圈层。这类圈层以共同或高度相似的价值偏好为粘合剂，形成相对封闭的价值传播场域。其传导效力源于三重要素耦合：信息环境的强过滤性确保价值信号纯度、情感纽带的建立降低认知防御、群体规范的压力加速价值内化。需注意的是，算法驱动的圈层还会主动塑造群体身份当学生被纳入特定圈层后，他们的兴趣偏好会因持续的内容供给而不断趋近圈层均值。

上文曾提到的“信息部落”现象就是社群圈层化的体现。部落内部形成高度自洽的信息生态和独特的价值话语体系，部落间则因缺乏有效信息交换，对话基础日益稀薄、理解鸿沟持续加深。这体现了圈层化的典型特征：一是圈层内部的强内聚性与排他性，算法通过强化同质内容形成“回声室”，阻碍异质信息进入；二是圈层发展出专属符号体系，从视觉标识、话语范式到行为仪式，对内作为身份认同的黏合剂，对外作为圈层边界的差异化壁垒；三是代际文化阻隔被技术放大，00后高校学生群体与上一代人的认知鸿沟进一步固化。圈层结构的形成直接改变了价值传播逻辑，呈现出网络化、去中心化的新特征。每个圈层既是价值观的接受终端，也是再生产的传播节点，主流价值观若想突破圈层壁垒，必须适应不同群体的话语逻辑。当圈层之间的信息接触范围存在非重叠空间时，价值理解的“翻译成本”可能使原本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规范在圈层间引发认知错位，且算法的持续作用会固化这种歧义，最终形成群体价值区隔。这警惕我们必须重视圈层内部出现的不利极化倾向。

### 3.2 群体传导的主要模式

#### 3.2.1 关系网络中的价值渗透

在算法构建的虚拟社群中，群体价值传导首先通过个体与个体间的双向互动实现。点对点互动模式（见图2）以强关系纽带为传导基

础，依据用户画像自动连接相近兴趣爱好与价值倾向的个体，并通过算法推荐强化二者信息流的同质性。相较于公开场域，点对点互动更隐蔽、易接受，人们更易认可同圈层好友传递的价值信号。学生对算法推送的争议观点会本能防御，但对好友传递的相同观点会将关系信任延伸至观点本身。这是因为价值传导在关系网络中具有缓冲效果，客观上创造了一个低阻抗传导环境。综上，点对点互动中的价值渗透是技术赋能与情感信任的叠加：算法优先推送强关系内容（如微信的“在看”“好友喜欢”）形成价值信号，亲密关系中的情感认同削弱防御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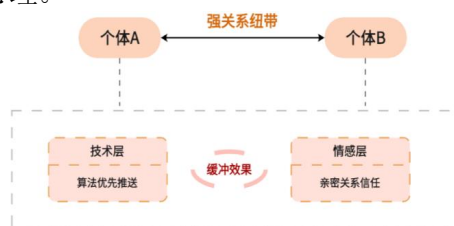


图2.点对点互动模式图

#### 3.2.2 群体规范下的认知趋同

随着圈层内部互动深化，群体规范成为价值趋同的隐形模具。“多对一”趋同模式（见图3）植根于身份认同与从众心理的共生，即当圈层形成稳定的价值共识后，新成员为获归属感主动调整价值表达，老成员为维持身份强化共识维护。算法通过调整推荐权重将符合圈层主流价值观的内容置于信息流顶端，并通过正反向反馈施加隐形的群体规范压力。具体体现在：可见性规范使高频推送立场获得主流假象；互动性规范将价值表达与群体归属绑定；行为性规范通过典型案例提供可模仿的价值实践路径；排他性规范对异质观点进行隐性惩戒。反复权衡中，多数学生为获群体认同会主动调整认知以适应圈层规则，完成从“自我表达”到“群体表演”的转变，导致圈层内的认知多样性衰减，群体规范异化为认知枷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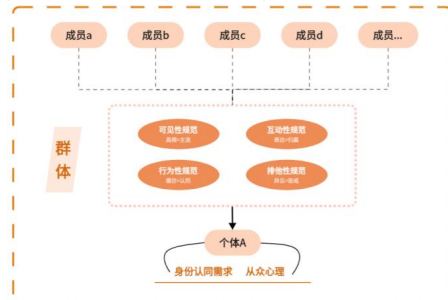


图3.“多对一”趋同模式图

#### 3.2.3 意见领袖的符号权力放大

算法赋予圈层意见领袖（KOL）前所未有的

的符号权力，使其成为价值传导关键节点。“一对多”辐射模式（见图4）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催生出新型“算法权威”。算法通过影响力分配，将KOL的内容优先纳入推荐池；KOL则借助专业资本或情感资本对内容进行二次诠释，赋予其圈层适配的符号意义。与传统影响主体不同，虚拟世界中的KOL通常具备双重属性——内容层面契合算法偏好，依赖流量特权；身份层面易引发广大学生群体共情（如名校学生、创业达人）。KOL在算法加持下获得超线性影响力，初级放大源于算法优先分发，次级放大来自粉丝互动转发，终极放大体现为圈层外缘成员的被动接收，最后将平台流量扶持转化为圈层影响力资本。学生群体从跟着健身区博主锻炼、跟着美妆区博主化妆、跟着考研博主刷题到信奉“身材即资本”的恋爱规训、认同“消费定义身份”的物化逻辑、盲从“上岸后躺平”的功利主义，形成去中心化时代的中心化价值传导。权力放大的风险在于价值评判标准的扭曲，领袖的流行度取代了观点合理性，流量逻辑凌驾于价值逻辑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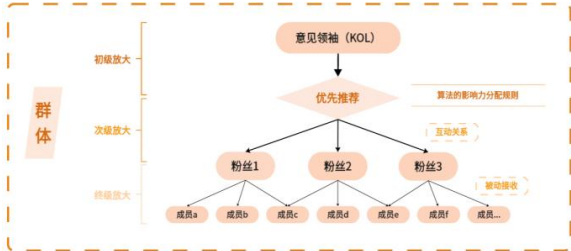


图4. “一对多”辐射模式图

### 3.2.4 交叉影响与价值区隔强化

算法催生的群体传导本质是多主体互染的价值生态演化，核心动力源于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间的交叉作用。这种多向互染模式（见图5）使单一价值主张在成员间持续共振，通过点对点渗透同质观点、群体规范压制异见声音、意见领袖引导价值走向，最终凝结为圈层共识。这种运作在学生群体中呈现辩证特征：对内通过高频次同质内容供给和信息交互强化“我群”认同，对外通过选择性呈现“他群”刻板印象制造认知偏差。算法推荐在其中起到差异化供给的作用，面对其在不同圈层间设置的“数字关税”，圈层内部共识越坚固，对外部价值的排斥越强烈，跨圈层对话的意愿越低，最后不同圈层间从价值交流网络退化为价值隔离系统，为群体共识建构埋下深层危机。

群体价值区隔在商业平台流量逻辑的助推下愈发刚性，引发共识生态的慢性衰竭。主流价值观被圈层话语解构为过时说教，或遭遇

娱乐化、碎片化稀释。严肃价值内容因缺乏情绪煽动力被算法边缘化，而一些极端化表达却因高互动率获得优先推荐，形成价值生态的逆向淘汰。这致使公共议题的讨论失去共同基础，不同圈层学生虽共处同一物理校园，却被算法构筑的信息屏障隔离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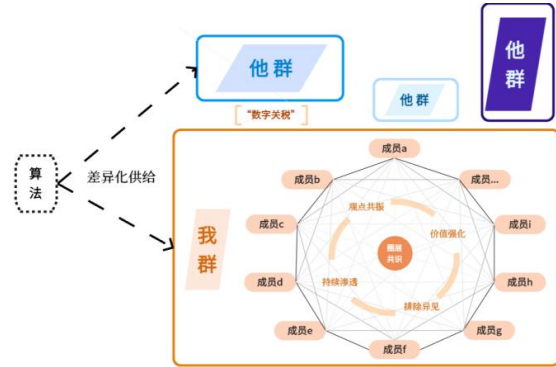


图5. 多向互染模式模式图

### 3.3 群体影响对个体价值重构的循环再塑作用

算法推荐对高校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并非单向线性过程，而是个体与群体交互形成的动态循环系统（见图6）。当圈层内的共享认知经关系渗透、规范趋同、领袖引导和交叉强化完成价值整合后，群体环境会反作用于个体，通过多层次反馈介入个体的价值判断过程，在链式演化的“认同强化”与“价值重构”阶段产生深度干预。学生在反复接触标准化价值样本的过程中，对群体归属感与认知安全的需求使其主动吸收圈层共识、调整价值坐标；调整后的个体行为又通过互动数据反馈至算法系统，进一步巩固圈层规范，形成自我强化闭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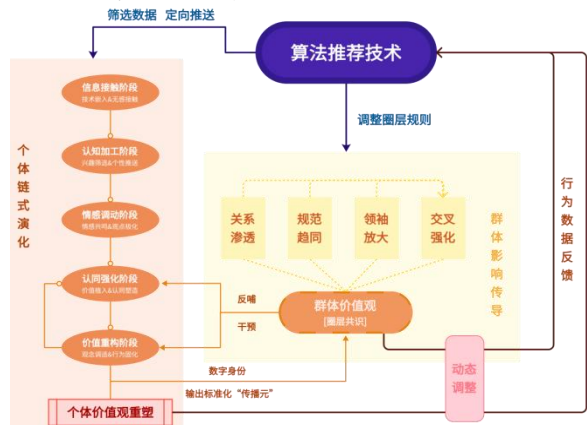


图6. 个体-群体循环传导机制示意图

这种循环再塑首先体现在群体价值对个体认同环节的强化效应。学生在关系网络中持续接收同质化价值信号时，个人兴趣偏好会被群体共识赋予正当性。还是以饭圈文化为例，个体对偶像的喜爱经群体互动后，会从私人情感升华为圈层共识，进而转化为公共议题。长

期来看,学生在认知层面逐渐以圈层共识替代社会公共理性作为价值参照系。例如对“成功”的定义可能窄化为圈层内推崇的“名校学历”“大厂 offer”等单一符号。此时,群体环境实质上成为个体价值重构的外部操作系统,配合算法向学生植入适配圈层逻辑的认知框架与行为脚本。

数字身份与现实实践的融合进一步加速循环闭合。算法建构的虚拟身份会突破线上场域,向现实生活渗透,学生将线上互动延伸至线下面基、周边消费等现实社交,虚拟身份获得实体支撑。同时,算法推荐的线下活动信息(如漫展、粉丝应援)引导学生在物理空间主动践行圈层价值主张。这种虚实交融导致价值实践场域的扩容——学生不仅在线上接受群体影响,又在现实场景中复制圈层行为模式。

在技术逻辑与群体互动的双重驱动下,循环再塑长期运作,推动个体价值体系的动态调整,并伴随其生命历程的发展持续演化。当高校学生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在职场、家庭中承担新的社会角色,算法圈层内化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惯性仍持续影响价值判断,并通过社会化过程传递至更广泛的社会网络。算法由此超越了即时性影响,成为贯穿个体价值发展全程的“隐性编程者”。更值得警惕的是,新生代学生在算法环境中形成的价值表达方式,会通过传导机制被算法系统捕捉并固化为高校学生群体内容推送的底层逻辑,成为下一代学生的认知模板。算法通过数据遗产的继承性传递,最终形成具有自我繁殖能力的价值生态系统,实现技术对人类价值演化的规训。

#### 4.算法推荐背景下高校学生价值观引导的优化路径

高校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中坚力量和网络空间的高频使用者,其价值观建构过程已与算法推荐系统形成复杂共生关系。技术对青年价值主体性的隐性规训要求价值观引导亟需突破传统单向灌输模式,超越单一主体视角,构建涵盖学生个体、高校教育、平台监管、社会文化、政府规制的多维协同治理生态。第一,从学生个体维度需聚焦价值主体性意识的重建,推动其从算法的被动信息接收者转变为能动的信息意义建构者。重点在于培育学生的算法认知能力,提升信息甄别能力,强化理性思维能力,锻炼自主选择能力[10]。第二,高校作为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要推动价值观教育范式从防御式灌输转向共生型引导。在内容革新上,更新育人理念,构建符合青年认知特点

的话语体系;深化课程思政,深度融入价值观教育,强化学生对科技报国、科技向善的价值认同。在方法创新上,通过短视频等互动叙事方式,让主流价值“可感可知可参与”;完善涵盖思想素质、社会责任等多维评价体系,通过科学反馈持续优化育人效能[11]。第三,平台作为技术权力的直接行使者,需超越纯粹的商业利益驱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将正确的价值观贯穿于算法设计全过程,迈向算法向善的技术伦理自觉。优化算法设计,在算法模型中明确引入价值导向的权重参数,通过技术手段为主流价值内容提供流量加持,确保优质内容优先展示,切实提升高校学生接触正能量内容的概率。第四,在社会文化层面,重在破解主流价值传播的算法“能见度”困境,营造理性包容的网络舆论生态。主流媒体需主动拥抱算法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生产兼具思想性与传播力的数字文化产品,文化创作机构应打造反映时代精神的IP矩阵,为青年提供丰富精神食粮。第五,政府需补齐治理滞后短板,主导制定算法伦理与道德行为规范,完善法规体系,为个体、高校与平台的努力提供制度保障。国家还要在国际层面主动参与算法伦理标准制定,防止西方技术霸权裹挟价值输出,构建技术安全与价值自主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护体系。

通过多维协同形成的系统性干预不是对算法推荐技术的抵制,而是通过理解技术逻辑、驾驭技术力量、规范技术应用,最终实现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回应算法时代价值观教育的特殊挑战。当高校学生在算法环境中既能享受技术便利,又能保持价值清醒;既能在虚拟空间自由表达,又能坚守道德底线;既能适应数字时代生存方式,又能传承人类文明核心价值,我们有望在人工智能时代看到算法推荐真正成为青年成长成才的助力器。

#### 参考文献

- [1] 孙楠.新媒体环境下05后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的形成机理与深化路径探究[J].新闻研究导刊,2025,16(07):49-53.
- [2] 申小蓉,米华全.推荐算法赋能大学生价值观塑造:逻辑理路、现实隐忧与优化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24,(07):123-130.
- [3] 栗蕊蕊.推荐算法影响大学生价值观的内在逻辑与引导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2021,(12):91-95.
- [4] 何攀文.智能推荐算法与青年价值观塑造:

- 机遇、风险与应对[J].学术探索, 2023, (10): 144-150.2
- [5] 陈文胜.嵌入与引领: 智能算法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构建[J].学术界, 2021, (03): 88-97
- [6] 赵晓慧.算法推荐对青年价值观塑造的双重影响及优化理路[J].公关世界, 2025, (14): 34-36.
- [7] 陈坤, 刘雨.智媒时代大学生价值观认同建构的算法风险及其应对[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3(02): 128-135.
- [8] 王子阳, 朱武祥, 李浩然, 等.AI时代如何构建数据飞轮[J].清华管理评论, 2024, (04): 59-65.
- [9] 刘海峰.社交网络用户交互模型及行为偏好预测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 2014.
- [10] 何奥.算法推荐影响下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教育优化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 2023.
- [11] 游志琴, 柳杨.新媒体环境下思政育人创新路径探析[J].新闻研究导刊, 2024, 15(12): 186-188.